

公眾泳池違規授泳 加重救生員負擔

一教練對12童 泳班安全堪憂



◀在觀塘游泳池內，不少家長只將子女送到門口並沒有進場，明顯違反相關規定。
▲記者觀察所得，在觀塘游泳池內，不少教練要照顧多名習泳者。

新聞熱話

踏入六月，本港迎來疫後復常的首個泳季高峰期，市民報復式蜂擁至公眾泳池暢泳。但在救生員人手荒下，部分泳池局部或暫停開放，加上大量教授游泳班，開放的泳池更是擠擁。大公報記者發現在泳池繁忙時段，近八成使用者均為習泳學生，不少更是12歲以下兒童，在沒有成人陪同下違例進入泳池，造成一定程度風險，加重救生員負擔之餘，其他泳客亦難暢泳。有救生員直指公眾泳池淪為泳班生財工具，擔心泳池塞爆，游泳初哥安全難保。

按《公眾泳池規例》，在泳池場地範圍內進行商業活動，以及對他人造成妨礙或危害，康文署均可予以檢控，但多年來該署一直是零檢控。立法會議員直指，康文署必須對公眾授泳加強執法及宣傳，並制訂統一和具體的政策和機制，讓市民有公平機會暢泳。

大公報記者 余風（文） 余風、盧剛昌（圖）

康文署轄下有45個公眾游泳池，當中有10個公眾授泳區，讓公眾進行授泳活動，惟相關規管卻備受質疑。現時最少有150個教授游泳的泳會，還未計數之不盡的私人教練。大公報記者在社交媒體輸入游泳班，便可找到鋪天蓋地的泳班宣傳，惟當中大部分均在公眾泳池作為教授地點，而摩利臣山、維園、觀塘、城門谷、九龍公園及堅尼地城等泳池均是熱門上課地。

泳班違規 兒童無成人陪同

每逢周末及公眾假期為泳班高峰期。按照公眾泳池規定，「12歲以下兒童如沒有成人陪同，不得進入或使用泳池。」但有前線救生員爆料，不少12歲以下兒童在欠缺成人陪同下進入泳池，他指大多數家長帶同子女到達泳池的收費關口，便會把子女交由教練或泳會人員帶入泳池，變相由一名成人帶同近十名兒童前往泳池習泳。

日前大公報記者在觀塘游泳池，看到大部分家長帶同子女來到收費關口，便自行讓子女過關，當時在關內等候的教練可以集合逾十名學童並帶往泳池，及後以「一對十二」的方式在池內教授學童游泳，其間並沒有泳池職員上前詢問。而相同的情況在堅尼地城游泳池亦不時發生，日前記者在該泳池的收費關前，看到七、八名年幼學童排隊入關進入泳池，而入關前一名泳班職員在點人數。

在記者觀察期間，發現上述兩個游泳池十分擠擁，無論主池、副池及訓練池均擠滿泳客，泳池旁邊堆滿不少浮板等的授泳工具。「現在救生員不足，泳池又迫到插針不入，有什麼意外都要我們負責。」有救生員不忿地說，現時公眾泳池已淪為私人教練生財工具，救生員成為免費後勤部隊。他又指出，在繁忙時段，泳池內近八成為授泳服務，而康文署容許泳會租用主池泳線，「有時有些泳會順理成章，將

鄰近快線也佔用。」他指有泳會在正規租用的泳線教水，泳術較佳的學員便會在鄰近快線習泳，其他泳客以為快線也被泳會租用，因而沒有在快線游水，快線便又成為泳會習泳之地。他又稱，以一個50公尺主池為例，雖設有10條泳線，但其中兩條為公眾授泳區、三條為團體租用區、兩條為公眾循環泳區，真正開放予公眾的只有三條線。

康文署過往三年零檢控

康文署資料顯示，過往三年間未有就《公眾泳池規例》向任何人提出檢控。該署發言人表示，該署轄下各泳池會因應其設施的種類等因素釐定可容納的人數，並會因應設施的開放安排而調整入場人數。該署規定12歲以下小童須有成人陪同才可進入泳池游泳，惟沒有規定小童必須由家長陪同才可進入。

立法會議員陳凱欣表示，按《公眾泳池規例》，限制在泳池場地範圍內進行商業活動。以往泳線被佔用問題，申訴專員已主動調查，而相關規例亦賦予康文署執法，可驅逐其離場或給予口頭警告。她又指，近期多人前往游泳，惟如被泳班或私人教練佔用部分泳線，影響其他泳客游泳之餘，亦會構成危險。她認為康文署應嚴加執法，而該署應統一授泳區的制度之餘，亦需要求授泳團體於池邊增撥人手，作額外救援服務。她又指該署於授泳問題需加強宣傳，可透過學校派發單張，教導家長及公眾應參與正規的授泳活動。



掃一掃 有片睇



近年泳池入場人數

2021:	約920萬
2022:	約830萬
2023 (截至5月):	約260萬

*資料來源：康文署

拯溺工會慨嘆：「授泳」定義模糊

潛在危險

香港政府拯溺員總會主席鄧子安表示，公眾泳池授泳活動的問題已經存在多年。然而，康文署一直以泳班是否有「收錢」作為難以證明的擋箭牌，使其未能針對授泳區的問題進行有效管理，進而導致收費泳班獨佔授泳區的局面產生，引起了不公平現象。他又提出，究竟如何界定誰是授泳？例如有些父親會自行教導子女如何游泳，卻可能無法使用公眾授泳區。鄧子安指出，現時救生員不足，公眾泳池較少開放，而泳班授泳的場地也相對減少。這種情況下，資源的集中不可避免，造成危險性增大，例如之前的觀塘

游泳池遇溺事件，便是一個典型例子。同時，大量的泳客經常在泳池中活動，救生員很難看到每名泳客的情況，一旦發生了意外，救生員必須承擔責任。

此外，鄧子安同時指出，每個泳池的容納人數都有限制，但如果有很多人都是參與授泳活動，就很有可能聚集在泳池的某個區域，例如訓練池。當泳客人數超出容量限制，將會影響救生員的工作效率，因為他們難以察覺每名泳客的緊急情況，而太多泳班人員在池內走動，也可能干擾救生員的視線。此外，在如此擁擠的情況下，學習游泳的效果也不理想。因此，鄧子安希望康文署應該積極規管，全面保障泳客的安全。

▲在堅尼地城游泳池內，不少泳班的學員會扶着池邊或泳線練習踢水，間接阻礙其他泳客使用。

泳客有Say

阻礙游泳

莊先生：
泳班都有少少阻礙，尤其在暑假期間，只能容及還就。

構成危險

陳先生：
我在觀塘游泳池游了幾年，都覺得泳班很是阻礙，因為學員要練習速度，常在池中停下來，導致其他泳客游直池時需避開或停下，構成危險。

無法游直池

鄧先生：
我覺得泳班學員非常阻礙，因為部分學員會扶着池邊或泳線水泡橫向練習踢水。另有教練同時會拖着多位學員在池中慢游教學，我經常會不小心撞到學員，加上練習學員常在泳線阻礙，我游直池都要避讓。

申訴署三年前已促有效規管

劃一標準

康文署「公眾授泳區」的情況，申訴專員公署2020年曾主動調查，審研該署對公眾泳池公眾授泳活動的規管，並提出四大建議。首先是為設立「公眾授泳區」制定統一和具體的政策和機制，並在已設立授泳區的公眾泳池，明確規範授泳活動只能在授泳區內進行，並將不同類型的泳客作分流；第二是積極研究在更多公眾泳池，包括新興建或重建的泳池內設立授泳區；第三是加強授泳區管理，就使用該區域進行授泳活動訂立具體條款；第四是加強收集及分析公眾泳池內公眾授泳活動的數據，以協助制定設立授泳區的政策和機制及授泳區的管理措施。

康文署：今年泳季開始執行

康文署回覆《大公報》表示授泳活動沒有對其他泳客構成滋擾，該署一般容許在公眾泳池進行私人授泳活動。該署因應申訴專員公署就授泳區管理提出的建議，為設立「公眾授泳區」成立工作小組，由於過去數年受到疫情影響，泳池經常需要關閉，一些準備推出有關設立「公眾授泳區」機制及標準，將順延到今年泳季執行以觀察成效。為確保游泳活動在泳池內有序地進行，康文署會安排場地職員加強巡邏泳池，監察私人授泳活動的情況，並會主動提醒授泳人士必須遵守泳池規則及注意安全。若發現有任何活動對其他泳客造成妨礙或滋擾，場地職員會即時作出勸喻。如有屢勸不聽的人士，該署可根據公眾泳池條例要求有關人士離場。

城市中暗藏的政治廣告



妍之有理
屈穎妍

買報紙的人愈來愈少，街頭報檔也買少見少，不過近年卻發現城市裏有些奇特的報檔。

一般報攤都會將最暢銷的報紙雜誌放在當眼處，但有些攤檔卻例外，檔主永遠把法輪功的《大紀元時報》放在頭位，於是，買報紙的、買煙的、路過的人，都會被《大紀元》頭版那些詆毀國家、詛咒領導人的誇張標題吸引，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那一眼，就入了腦，就是影響。

我一直想，這報紙有人買嗎？起

碼我從未遇過一個買《大紀元》的朋友，但這報紙，卻一直佔據報檔當眼位置，即使其他報紙售罄，那標題嚇人的《大紀元》仍擺在頭位，擺到收鋪，第二天，又再佔領當眼位置。

就這樣，一份永遠賣不去的報紙，卻永遠穩坐頭位，成為報攤上一張天天轉款的政治海報。

思索良久，終於明白了，那是廣告，是宣傳平台。

沒人買的報紙，才可以在報檔由朝擺到晚。每天把它放在當眼位置，讓駭人標題影響着街上過路人，就是最好的廣告。所以，《大紀元》在報檔，志不在銷售，志在宣傳。

志在銷售也志在宣傳的，是書店裏的書。香港年輕人看書風氣不盛，但卻

喜歡「蒲」台灣大型連鎖書店「誠品」，因為「誠品」是個文化城，不單有書，還有藝術品、日用品、文具、玩具、食品甚至咖啡店，好文章，好有品味。

與其說「誠品」是書店，不如說是價值觀展示場，一本書看不出故事，但一桌子書就會滲出一些看法、一種態度。

那天去逛「誠品」，展示枱放着兩本書：《暴政》和《腐敗》，都是大大隻字寫在封面，視覺上很震撼。旁邊圍繞的書，彷彿也在和應：《異見的自由》、《讓發聲發生》、《獨裁者的廚師》、《尋找尊嚴》、《西方文化的特立獨行》、《懲罰貧窮》、《父輩的罪惡》、《史達林：從革命者到獨裁

者》、《共產元年：1917》，還有希特勒的自傳《我的奮鬥》……

另一張展示枱，政治感覺沒那麼直接，但一本叫《半島之龍》的書卻放在當眼處，書名沒殺傷力，但推介卻嚇人，甚至暗藏「獨」味，上面寫着：「越南脫離中國，追求自由與認同的原動力，拒當小中華，更不是法屬印度支那！一部台灣人必須重新認識的越南史」。

連食譜，竟也夾雜幾本若有所指的：《移民自煮香港味》、《下廚找回自由》……

在這種氛圍下走一圈，你會不知不覺感染到一種特別的價值觀，跟報攤上的《大紀元》手法不同，但效果，卻異曲同工。

日前，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先生在北京接受記者訪問談及國家觀念，他說，因過去受英國殖民統治影響，香港的國家觀念普遍薄弱，故很容易受蠱惑、受影響。黑幕後的香港表面平靜，但其實有大量境外勢力，築建了不同的網上平台，透過不實言論，唱衰國家，影響香港年輕人。梁先生更點名說，單是英國就有68個這樣的網上平台。

其實，何只境外，在香港，這種鬼鬼祟祟的政治隱藏多着呢！文化界、藝術界、影視界、出版界、傳媒界……明的，暗的，從沒間斷。

對付霉菌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將之暴露在陽光下，為免年輕人再被荼毒，大家見一個滅一個，才是正道。

(文章來源：港人講地)